

鲁迅研究专家唐弢： 我自书生甘白袷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

出版唐弢《短长书》。
1947年4月，上海建文书店



《唐弢杂文选》。



唐弢主编《丽江山湖上》创刊号。
文藝界叢刊·第一輯



唐弢档案

唐弢(1913年—1992年)，原名端毅，笔名风子、晦庵、韦长等。浙江镇海人。作家，文学史家。16岁考入上海邮局任邮务佐，1933年起发表散文、杂文，曾参加1938年版《鲁迅全集》编校。1959年，调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(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)研究员。著有《推背集》《海天集》《文章修养》《晦庵书话》等，编有《鲁迅全集补遗》《鲁迅全集补遗续编》，主编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。

今年3月是唐弢先生诞辰110周年。唐弢不仅是一位有名的作家、文学理论家和藏书家，更是一位大名鼎鼎的鲁迅研究专家。据传，巴金先生生前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，有人担心藏品难以征集，巴老颇有信心地说：有唐弢的藏书，文学馆就有了半边江山。由此可见唐弢的分量。而唐弢自有诗云：“我自书生甘白袷，人生不尽沧桑感。”

唐弢是鲁迅的学生和忘年交，文学道路上曾得到过先生指点和帮助。鲁迅去世后，唐弢参与1938年版《鲁迅全集》的编校，并发表了许多回忆和纪念鲁迅的文章。晚年唐弢身体虽然欠佳，但仍抱病撰写了鲁迅传记(《鲁迅传》前半部分)，并做了大量鲁迅研究工作，成果引人注目。



鲁迅先生



唐弢先生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与鲁迅第一次见面

唐弢原名唐端毅，1913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普通家庭，家里有几十亩薄地，尚能保全家大小十余口衣食温饱。后来唐弢祖父去世，家境逐渐败落，唐弢在《鲁迅先生》一文中曾写过，由于经济困难，他没法继续上学，16岁便报考上海邮局为邮务佐(拣信生)，20岁开始投稿，21岁认识了鲁迅先生，那是1934年1月。

唐弢与鲁迅第一次见面是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主编黎烈文组织的一个饭局上。

1934年1月6日，黎烈文在上海三马路(汉口路)的“古益轩”菜馆请客，出席者有鲁迅、郁达夫、林语堂、阿英、胡风等12人，其中包括刚刚开始在《申报》副刊投稿的文学青年唐弢。唐弢第一篇散文《故乡的雨》1933年6月4日发表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，署名唐弢，通过回忆故乡的雨和风物，表达了对自然景色及故土的留恋。此后唐弢一发不可收拾，每隔几天便有杂文和随笔在《申报》副刊发表，并且发展到天津的《益世报》。

当时鲁迅先生也常为《自由谈》写稿，为避免国民党检查，他不断变换笔名，曾经使用过“唐俟”这个名字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有好事者便以为“唐弢”和“唐俟”都是鲁迅的笔名，鲁迅先生也因此多次因唐弢的文章而挨骂。唐弢后来在《琐忆》中回忆说，他的名字在文艺界是陌生的，由于产量不多，《自由谈》以外又不常见，那些看文章“专靠嗅觉”的人，就疑神疑鬼，妄加揣测起来，以为这又是鲁迅的化名。他们把他写的文章，全都记在鲁迅先生的名下，并且指桑骂槐地骂鲁迅先生。当时他觉得十分内疚，很想向鲁迅当面致个歉，但又害怕鲁迅会责备他，颇有点惴惴不安。正当想见而又不敢去见的时候，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，他却不知而遇地晤见了鲁迅先生。

唐弢文中所说的“偶然的机缘”，便是黎烈文组织的这次饭局。互通姓名后，鲁迅先生幽默地说：“唐先生写文章，我替你在挨骂哩。”听了鲁迅的话，唐弢非常紧张，甚至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不利索了。鲁迅看出他的窘

态，连忙转移了话题，亲切地问唐弢：“你真姓唐吗？”“我真姓唐。”鲁迅看着唐弢：“我也姓过一回唐的。”说完便呵呵地笑了起来。唐弢知道，先生是说自己曾用过“唐俟”这个笔名，于是心情一下放松了。

从这时开始，唐弢开始向鲁迅通信请教，先生也不厌其烦地复信作答。因为这些往来，当时报纸上都说唐弢是鲁迅的学生，以“鲁门弟子”称之。

鲁迅向唐弢推荐日文书目

据唐弢回忆，与鲁迅先生相识后，他便写信向先生请教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。鲁迅非常谦虚，先是说自己不懂理论，然后又建议他学习日语和俄语。因为当时转译过来的中文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内容不太可靠，鲁迅答应唐弢，过几天向内山书店要一份日文书目，然后寄给他。

1934年夏天，上海遭遇了60年未遇的闷热天气，鲁迅午睡时受了风寒，头疼发烧，浑身无力。接到唐弢来信那天，正在诊所看病，先生当天日记中如此记载：“上午往须藤医院诊。下午得唐弢信。”1934年8月9日，鲁迅虽“肋痛颇烈”，却依然“复唐弢信”，并随信寄来了一份日语学习书目。鲁迅在信中这样写道：“内山书店的关于日文书籍的目录，今寄上。上用箭头的是书店老板所推荐的；我以为可买或且不买的，就上面不加圈子。”鲁迅寄来的日文书单一共有9本书，这是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推荐的，鲁迅在其中4本的名字上画了圈，那就是《汉译日本口语文法教科书》《修订日本语教科书》《中日对译速修日语读本》和《现代日语》上卷。其他5本，鲁迅认为可以“缓买”或者“不买”。唐弢后来在文章中说，他明白鲁迅先生的良苦用心，因为一个普普通通的邮局拣信生，确实没有经济能力一下子买许多书。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上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青年人的爱护和体贴。

多年以后，唐弢调北京中科院文学所工作，处理旧书时在一本线装书中发现了这份日语学习书目。1972年10月，唐弢致信鲁迅博物馆，将其

手中保存的几封鲁迅来信和这份书目交给博物馆保存——这是后话，也是这段佳话的收场。

鲁迅去世前后

1936年4月，唐弢在鲁迅帮助下，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了第一本杂文集《推背集》，收录了1933年6月份以来发表的杂文和散文共计85篇。新书出版后，唐弢马上赠给鲁迅先生一本，并随书寄去一函。鲁迅在5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得唐弢信并《推背集》一本。”

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在上海病逝。唐弢当天下午2点接到朋友电话，还以为是别人造谣，所以并不相信。回家后接到正式通知，顾不上吃饭，急忙赶到万国殡仪馆。胡风陪他来到二楼一个小房间里，只见鲁迅先生安静地躺在那里，仿佛睡着了一样。唐弢站在先生遗体前，沉默无言，泪如雨下。第二天，唐弢撕下两块白布，不顾平仄对仗，挥笔写了一副挽联。联语是：“痛不哭，苦不哭，屈辱不哭。今年何年？四个月前流过两行泪痕(指1936年6月苏联文学家高尔基逝世)，又谁料，这番重为先生湿；言可传，行可传，牙眼可传。斯老真大老！三十载来打开一条血路，待吩咐，此责端赖后死肩。”

鲁迅去世后，唐弢悲痛难忍，短短一个月内，连续写了多篇文章纪念先生。10月23日，在《申报》发表《鲁迅先生不死》，署名唐弢；10月24日和25日，撰写《由活着的肩起》和《鲁迅先生丧仪散记》两文，回忆参加鲁迅丧礼的所见所闻，认为鲁迅精神不能忘记，凡是他留下的责任，都应由后人承担起来；11月1日，创作杂文《请鲁迅先生安息》，对鲁迅的文学和思想成就作了高度评价，并表示会有更多的青年去传播、弘扬、实践鲁迅精神。这篇文章后来在1936年11月22日北平《新报》发表；11月15日，在《作家》第2卷第2期发表《纪念鲁迅先生》。

有鲁迅研究学者曾经说过，鲁迅的许多趣味，也恰是唐弢的趣味——从这句话里，我们可以体味到先生对唐弢的影响究竟有多深。■